

清明归故里

井明新(泗水)

清明时节，春色渐浓，花开柳绿间，大自然也似染上一层肃穆。借着祭祖的契机，我终于踏上了许久未归的故乡之路。

回乡的路上，车水马龙，一辆辆汽车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。想必不少人和我一样，怀揣着对先人的思念，急匆匆地赶往乡下祭祖。其实，早在清明节的前两三天，城里不少离家遥远的人，便已在十字路口上开始“烧纸”，以此祭奠逝去的亲人。那袅袅升起的烟雾，似乎承载着他们无尽的哀思，飘向远方的故土。

依旧是那条熟悉的老路，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棵树都似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去村西头墓地的小路很窄，并非上坟人踩踏而成，皆是种地人走出的痕迹。正是这条小路，让我想起了从前故乡的模样。

我们拎着纸、香等，怀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，来到了坟前，摆放了祭品。大姐和几个妹妹轻

声念叨：“娘，我们来看您了，您在那边别太节省，要对自己好一些。”我们双膝跪在地上，虔诚地叩首，仿佛能听到先人的低语，那是岁月深处的叮嘱与期望。

平日里，兄弟姐妹们各自忙碌，难得相聚。清明祭祖，恰似一根无形的线，将散落的亲情重新串联。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，围坐在一起倾诉近况，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亲情在这般交流中愈发深厚。

返程的路上，思绪如潮水翻涌。清明祭祖，不仅是对先人的怀念，更是心灵的旅程与情感的释放，更是文化的传承。在这场仪式里，我们学会了感恩，感恩先人的养育之恩，感恩他们为我们创造的一切；学会了尊重，尊重生命，尊重传统；学会了爱，去爱身边的人，去爱这片滋养了童年的土地。

岁月流转，故乡的山依旧巍峨，故乡的水依旧清澈。而这份深埋心底的情感与坚守的传统，终将如故土的山水般，永不干涸，永不褪色，代代相传。

清明絮语

刘晓玉(徽山)

清明前后，我总爱独自回到乡下老屋。沿着田埂漫步，新绿从泥土里破土而出，嫩生生的。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，金黄一片，蜜蜂嗡嗡地穿梭其间。村口的老槐树发了新芽，去年的旧藤条依旧挂在枝桠间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曳。恍惚间，仿佛看见爷爷奶奶正站在树下，笑着朝我招手。小时候，每逢我回去，他们总是这样早早等候在村口，远远望见我身影，便挥起手来。

老屋还是旧时模样。木门推开时依旧发出吱呀的声响，堂屋里的八仙桌，落了些许薄灰，墙上的相框仍在老位置，里面的照片又泛黄了几分。我常在这儿一坐就是半晌，看天井里的光一寸寸挪动，从门槛爬至桌腿，再攀上墙根。小时候，爷爷总爱指着相框，一张一张讲给我听：“这是你爸上大学时，家里穷，他一个人背着铺盖卷就走了，一去就是一学期。”又指着另一张：“这是你大爷当兵时，军装穿得多精神。”爷爷讲得起劲，眼睛亮亮的，仿佛那些日子就在昨天。奶奶在旁边补衣裳，针线在发间抿一抿，偶尔插一句：“那时候你爷爷在大队挣工分，起早贪黑，可没少吃苦。”他们说着说着便笑起来，我也跟着笑，那些细碎的往事，至今难忘。

有一回和朋友聊起清明，他说这是个伤感的节日，细雨绵绵，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。我却想起爷爷奶奶说过的话：“人走了，可爱和回忆还在，他们就一直在。”这话我记了十多年，越品越有滋味。爷爷奶奶从未走远，他们的爱，藏在饭菜的香气里，藏在我走过的每一条路上，藏在我遇到难处时心底涌起的那股力气里，更藏在我心中最柔软的角落。

窗外飘起细雨，细细的，软软的，落在瓦片上沙沙作响。我坐在老屋窗前，看雨滴顺着瓦楞滑落，宛若有人在轻轻叩击心弦。起身抚过八仙桌、老茶壶、墙上的相框，那些熟悉的纹理，似乎还留着他们的温度。

清明从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场重逢。它让我在匆忙的日子里慢下来，静静地回想从前，回想那些被时光带走却从未远去的人。爷爷奶奶虽不在身边，可他们的爱一直都在，如这清明的雨，细细密密、不声不响，渗进土里滋养万物，也滋养着我前行的路。这份爱，赋予我勇气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觉得身后有他们注视的目光，心里便格外踏实。

雨还在下，我默默祝愿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爷爷奶奶一定安然无恙。

一张老照片引发的思念

赵海涛(兖州)

偶然翻出那本尘封40年的旧日记，指尖摩挲泛黄的纸页，往事瞬间铺展。其中一篇手记，恰好关联着一张泛黄老照片，重读当年稚嫩文句，凝望定格的光影，爷爷慈祥的音容笑貌，清晰浮现眼前。

1986年春节，康健的爷爷住在我家。正月十三，四叔家两个弟弟进城探望，阖家欢聚之际，我们提议去照相馆合影留念。在那个年代，照相是件大事，全城寥寥几家照相馆，我们选了最近的一家。日记里原样记下了那一天：2月21日，我和爷爷、姐姐、两个弟弟，一同到红旗照相馆拍照，交钱填单后排队等候，祖孙五人依次坐定，摄影师轻按快门，便将美好瞬间定格。照相馆三间小屋虽不宽敞，却干净整洁，我们稍作停留便尽兴归家。

这篇原汁原味的日记，字句简单、行文稚嫩，甚至留有当年错别字，却格外真切动人。这张三寸黑白合影里，爷爷端坐前排正中，我与姐姐紧紧依偎两侧，两个弟弟乖巧立于身后。那年爷爷年近八旬，依旧身体硬朗，常年骑着旧自行车往返城乡之间。爷爷一生奔波、阅历丰富，识字不多却爱摆弄老式戏匣子。冬日农闲时，我们围炉而坐，爷爷一边烘烤花生，

一边讲述往事，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时光。爷爷一生很少照相，这张合影便愈发弥足珍贵。2000年，九十二岁的爷爷无疾而终，遗憾的是，我终究没能赶上见他最后一面。

又一年清明，我匆匆赶回老宅，与四叔一家结伴上坟祭祖。我们当地称坟地之地为“林”，是麦田里划定的一方净土。爷爷葬在林地最西侧，坟前立着父亲立下的石碑，庄重醒目。清明时节，邻里同族络绎不绝前来祭拜。我们沿着麦田田垄，缓步走到爷爷坟前，躬身叩拜，静静伫立，没有浓烈悲戚，唯有绵长思念悄然安放，心头的沉重也渐渐释然。

祭祖归来，在四叔家稍作休憩，我便驱车带着父母返程。归途之上，细雨悄然飘落，起初零星点点，渐渐绵密连绵，恰应了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景致。这烟雨氤氲，洗去尘世纷扰，也让奔波的我们慢下脚步，在缅怀中读懂离别、悟透生命。

40年倏忽而过，往事从未如烟消散。一张老照片，定格一瞬时光，成为永恒念想。逝者不可追，我们唯有珍藏过往温暖，珍惜当下朝夕，安然前行。又逢清明，念起故人，该回乡为爷爷上坟了。

又见清明

郑继武(徽山)

疏雨含愁，冷烟凝思。寒食刚过，柳枝吐绿，清明便悄然而至。它是节气，亦是节日，仿若天地间一场精妙安排——当万物复苏、气清景明，人间偏要在这般明媚春光景里，安放一段深沉的追思。一喜一悲，一春一祭，恰如生命本真的两面，让人饱览春和景明之余，心底亦漫起浅浅惆怅。

《岁时百问》有言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。故谓之清明。”此刻天地澄澈，桃花灼灼，柳丝依依，梨花素白，菜花金黄，万物皆舒展成最动人的模样。而这一派明净之中，偏偏寄寓着最浓稠的思念。清明，是灵动的动词，轻拂而过，山川便染尽缤纷；亦是多情的名词，悲欣交集，将人间万般心绪，尽数揉进这短暂春日。

清明是一缕绵长的思念。这个时节，总绕不开一场细雨，淅淅沥沥，不疾不徐，似故人耳畔叮咛，又似天地替人间垂落清泪。它落在碑前莹冢，落在归途阡陌，落在游子遥望故土的眼眸深处。“清明无处不思家”，纵是跋山涉水，也要赶在暮色四合前，于先祖坟前行一叩礼。那一刻，生与死、逝与存，不过隔着一缕清风的距

离。

清明亦是一曲悠长的古谣，传唱千年，音韵未歇。谣中藏乡愁、蕴忧思、寄故园眷恋。古来文人墨客，于清明留下几多喟叹：“帝里重清明，人心自愁思”，道尽繁华深处的孤寂；而今人亦低吟，诉说他乡漂泊的难眠。清明如一根柔韧的纽带，紧紧缔结血脉亲情，纵使相隔千里，心底终有一根线，牵我们回归生命本源。

而清明从来不止于哀思，它更是一首明媚小诗，拂尽人间残寒，铺展春暖花开，将山川晕染成缤纷长卷。田野间，农人躬身播种，埋下粒粒种子，亦埋下一整年朴素的期盼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这千古名句定格了悲切意象，却也藏着清明的深意——它动人感怀，更催人笃定前行。于这寻常又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阖家相聚，追忆先祖、感念来路，亦惜取春光、珍爱当下。生命如四季轮回，清明便是一次深情回眸，让我们缅怀远去故人，珍视眼前至亲，握紧当下每一寸安稳与幸福。